

《桃姐》何以大赢金像奖?

文/司马平邦

其实,桃姐的幸福来自于偶然——她的大少爷果少(刘德华饰)还算是个有良心的人。电影里有一段说,果少的家庭决定将他们在香港的那栋老房子留给桃姐养老,不过那时已离桃姐最后的日子很近了。本来是两个阶级的殖民地土仆,终于因社会变化而渐渐变成了香港特区里的平等公民。说白了,其实100个香港富人家仆里能有一个桃姐的好命已然不错。不过,毕竟电影是单体的、个性的,所以,整个香港社会都该感谢《桃姐》这部电影,感谢这个发生在某个电影人家庭里的原型故事。说实话,它确实大大美化了香港。

在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桃姐》拿走了其中五个最重要的奖项,无论是投资人、男主角刘德华,还是女主角叶德嫻,或者导演许鞍华,他们的脸上都熠熠生辉,但我依然在他们灿烂的笑容里觉出酸楚。其实剧中的桃姐,虽

然遇上了一个通情达理的少爷,最后得到了一个不错的送终,但终其一生,她做着梁家的仆人,没有文化、没有自由,也没有爱情,更没有经济基础,它展示了被美化的香港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由民主政治的另一面。对这样的贱卑人群来说,主人们只要在他们将死时给他们安排个体面的结局就心满意足了——我怎么不相信所有的仆人都有一颗桃姐的心呢?

所以,爱看《桃姐》的港人当然是无法真正理解隐喻中国阶级革命的《让子弹飞》的,它在两岸三地拿下7亿人民币的票房,而2011年香港电影的总票房才不过十几亿港元——当然以700万香港人来换算,这样的成绩已然不错。

但温情八成、煽情十成的《桃姐》在本届金像奖上的大收,仍证明香港电影只能是浅白的现代城市文化的载体,而对任何稍微有些深刻内涵的历史和政治题材一律排斥和不睬,其

实也是不懂得;与许鞍华不同,黄金一代的香港电影导演和演员们现在个个都一头扎在商业电影里拔不出来,这才给了许鞍华这样的文艺导演以充分表现的机会。那些手执香港电影金像奖评奖资格的电影人们,他们口头上尊重电影的艺术规律,但再去看看他们现在拍出的电影,有几部还能对得起电影这两个字?

本届金像奖舞台上的一众香港电影男女,无论是导演、演员还是幕后人员,平均年龄都应该在45或50岁以上,这群中老年人更钟情于一部老年电影。2011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给了一群老年人主演的《打擂台》,2012年又给了两位老年人主演的《桃姐》,虽然香港金像奖从设立到现在已30多年,但刘德华、成龙、徐克这些人可以从年轻玩到年老,一样陪着它30年,这是他们青春不老还是香港电影确实后继乏人,也可以各有各的解释。

《我11》是王小帅的非印象派之作

文/赵二宝

关于“票房是不是检验电影好坏的惟一标准”的争论,自商业电影日益崛起后一直没有断过。假如这个答案为“是”,那么王小帅的电影势必遭到许多人的鄙视和质疑。当然实际答案并非如此,所以贾樟柯、娄烨、王小帅还是有很多铁粉,他们的电影拍的再文艺,也还是有一部分自称“文艺青年”的人去看,去评头论足,甚至去摇旗呐喊。比如这部《我11》,尽管仍然在说青春与痛,仍然逃不开《青红》的路子,但仍然能让人惆怅或潸然泪下。表面上看,这是王小帅在以自传的方式,将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展现出来;而实际上,王小帅更多的是想藉此勾起每一个观影者的回忆,让我们一看到《我11》,就想起,我,11。

在表达方面,王小帅的功力可以说无人能及。如电影一开篇,几个小男孩双腿并拢骑在双杠上,导演想要表达少年懵懂时对“性”的认知,而又极力把它隐晦化。大部分人看了之后,还没有听到后续情节中的那句“她也发育

了”感触来的深,但是这种信手拈来的巧妙却让人折服。再比如弄堂里一堆人聚在一起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唱到一半时却伴作害羞故意停下来,虽然能看到故意“设计”的痕迹,但是设计的恰到好处,并不让人觉得突兀;直到后来王慧在去看行刑的路上止住脚步怅然若失等等,这些都算得上乘之作的路子。

然而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只有表达还不太够,也就是说,无论你是白描还是渲染,指向都不应该是画布,而是观者的内心。王小帅导演在拍电影时,一定想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就像他在《我11》中说到的画家莫奈:“寥寥数笔,勾勒出大千世界,水面上的波纹,几乎要跳动起来。”可是这种状态并非十年八年的功力就能达到,或者即使功力到家了,没有那百分之一的天赋也依然是不成。因此无论是过去的《十七岁单车》《青红》,还是现在的《我11》,在看惯了美国大片的观众眼里,一定是晦涩难懂的“印象派”;而在习惯了猫在电脑前用快播

找文艺片的“文艺青年”眼里,就只能是“伤痕文学”。这倒不是说王小帅导演拍的片子不是合格的文艺片,而是观众在观影的时候,想到更多的不是故事内容或时代特征的展示,而是创作者王小帅。这种情况不论对观众还是对王小帅自己而言,都是件很纠结很压抑的事儿。

如果真把拍电影比作画画,《我11》更像是画室之作而非野外写生。有意无意,电影的独白也透露出导演的想法:有时候你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眼前的一切都与你不相关,直到有一天你学会接受并热爱它(大意)。可见王小帅导演一直都在思考“存在”这个人性的永恒话题,并且每一个人生阶段都能得到一个自认为还算满意的结论,只是他思考后得出的结论,还没有完全说服自己。11岁的时候,没有说服“王慧”;《我11》的时候,也没有说服眼前的“王大憨”。